

一個心繫山林的人生故事

林淵霖 在北坡面植生



文／李宗慈 圖片提供／林淵霖

充滿陽光的南邊，許多事好像很風光；相對的位在北面比較陰暗面的人也做了很多事，甚至是勞苦功高具有相當價值的事，而且經過時間淬練，但居於北面陰暗角落，卻是世間不為重視甚至不為人知的一群。

在森林工作，為森林維護為生態付出一生汗水心力的人的事蹟，一樣不易或鮮少被人知曉。

這就是所謂的「北坡面的植生」。

長時間來，一直相信天愈暮，雲愈濃，雲起時可以歸聚成海，海激處也可以騰衝為雲。因為經常捨不得忘記，所以每每忍不住傾身聆聽，聆聽每一個人背後厚厚匝匝的故事，即便是清平世界，瞬間人生；也像鳥丈量著天空，林淵霖在無垠的天空，用水文用森林用他對土地的愛戀，鋪寫自己的今生。

羅斯福路上的祖孫情

羅斯福路上那對爺倆兒，在暮晚時分來到壽司店，不同於其他人，他們以手中聯票支付晚餐費用，而且一定是上由Paul結帳。一次，每客三十元的壽司，因為比平常多吃一盤，所以少二十元，Paul拿出自己的十元，但仍差十元，倒是結帳的姊姊說由他請客，自行補了十元入帳。第二

天，爺倆兒再度來到壽司店，點了三百九十元的壽司，拿出四百元聯票，一定要還給結帳的姊姊，因為爺爺說，十元不算是大錢，但對於打工以小時計酬的工讀姊姊而言，卻是大數目。

也有時候，爺倆兒相偕拐到巷子裡的快餐店，一塊吃牛排大餐。也總是Paul點餐並結帳。一天，Paul將設計的快餐店新的菜單送給老闆，裡面鉅細靡遺的是店裡的各項餐食，並且有全店及每一道餐食的照片，不但設計精美，還加上各式新穎靈思，讓整份菜單精緻、美觀且有創意。

小四的Paul笑著說是自己的作業，對答如流的得體應對，與他一手設計的菜單，令老闆高興的直說要真的放在店裡供客人使用。

爺爺林淵霖總不發一語的笑看外孫的成長，這是他一意努力外孫成為有用的現代人的生活之一。也像他用著歲月彌補年輕時，為工作無法陪伴孩子成長的日子。

每天清晨四點起床，盥洗後是他讀英文的時間，六點鐘早餐，七點送孫子上學，八點十五分來到辦公室，開始閱讀自己訂閱的「日本經濟新聞」日刊，每天一定先瀏覽新聞版面，瞭解當天國內外大事，然後閱讀報上連載渡邊純一的小說，及其他文章，如果看到具資料性的文字，一定影印作為參考。接著是一天工作。晚上聽NHK電視台的新聞報告及音樂，九點準時上床睡覺。

也像他每天早上喝蜂蜜紅茶，六、日不吃晚餐。林淵霖以為，早上頭腦最清楚，應該是讀書最好的時光。所以他在晚餐後固定散步養生。每天記日記的林淵霖認為，只有規律的生活，才能紮實的活出人生，儘管他今年82歲。

他看英文一定朗誦，並且練



環山部落頭目比林·比帶的全家福
(攝於民國39年)。

民國48年10月，台電企畫處長柯文德(左五)，規劃課長盧煙地(左四)第一次訪問梨山電源保護站。背景為雪山支脈。





民國41年，林淵霖在環山苗圃教導原住民。

習腔調及學習正確的英文文句的優雅，一如他的國語，有著相當精準的發音，而他的國語是光復後才學的；日文是他的母語，英文則是他從沒間斷學習的語言。所以，他是「能說相當好的日語的外國人」，和女兒以日語溝通，和孫子用英文，他以爲，語言的運用唯有常用與嫻熟用，才能

真正發揮溝通功用。

胡馬胡馬魯路巴艘

唐朝韋應物的「調笑令」寫著：「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

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走訪林淵霖最大的感覺，竟像是回到古代，回到匹馬單槍狂馳不停，爲理想爲江湖，也爲一股激情，被莽莽黃沙，被胭脂紅般落日所震攝，因而心緒萬千，因而激情不止。

民國十二年出生的林淵霖，十五歲去到日本，離家近十年後，於民國35年3月回到家鄉屏東，並且隨即來到台北，向當年擔任台電總管理處處長的孫運璿先生報到。

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林淵霖，曾經在日本遞信省電器試驗所負責人工雷發生器，以及電氣絕緣材料的試驗工作，所以孫運璿要他到台北高壓試驗所工作。但念家的林淵霖當場拒絕，並提出等弟弟畢業後才來台北工作。

六月，林淵霖再度來到台北向孫運璿處長報到，並且提出「要一份有挑戰性的工作。」

在深山作高地勘查水源、地形的「電源勘查隊」，是準備築建水壩的前驅作業，也是林淵霖工作在台電，踱步中央山脈稜線，看盡三尖五獄，在雪山南湖裡，潑灑他性情中憨傻與執著，在山疊水複的大捲軸中，仔細檢視一如「種樹的男人」



民國54年在梨山松茂地區測量水量，以供德基水庫建壩之參考。

裡紀沃諾筆下的艾爾則阿。布非耶，那個隱士般獨居的牧羊人，以一人的力量，在荒枯大地上植樹，使整片死去的地區，重新獲得生機。

因爲，光有樹的種子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要有播種的手，尤其要有播種的心。

民國39年至45年，林淵霖在霧社；民國46年至62年，林淵霖在梨山。林淵霖主持著森林水文及水土保持的工作。由於長期居住在山區，與原住民結成好友，並爲他取了「魯路巴艘」的泰雅族名。

民國45年，因爲水利工程業務，建設電源保護站，在大甲溪左岸梨山附近，「大甲電源保護站」是當年台電準備興建達見水壩（德基水庫）的基礎。身爲大甲溪電源地區水土保持負責人的林淵霖，和同事每天從上午九點作觀測記錄，紀錄氣溫的高、地，紀錄著河川流量的變化，這些都是每天每週的氣象數據，也是每天每週的河川流量數據，是興建水庫時最重要的基礎資料。

一般而言，雨量的多寡，正是河川流量的分身，然而，流量又與水力發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因此，在美好山水間，保護站同仁聚精會神注視著放入河水中的流速儀，在河水中旋轉的流速儀有著滴答的聲音，經由導線傳到觀測者的耳朵，成爲紙筆上記錄的重要。另外保養機器，測定河川流速等，都是例行性的工作項目，而且是無分春夏秋冬，其中最苦的莫過於冬天，零度以下的氣候，加上由雪山吹來冷風颼颼，常令工作伙伴哆嗦連連。

劍及履及穩重如山

林淵霖的好友作家夏菁曾爲文『山與友情』寫著：「我們一生中有些朋友像山，穩重、沈靜、可靠。他們不會花言巧語，阿諛曲從，更不會陷人不義。他們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卓然獨立。不管你在紅塵十丈，或是雲海遠隔，他們就



民國45年，中橫尚未開通，在佳陽對岸調查德基水庫上游森林防火線。

林淵霖的故事



1939年，林淵霖是屏東公學校第十六回的畢業生，左邊第二排第一位就是小學時的林淵霖。

像你回首時，看到天邊的山嶺。」

身高不高的林淵霖，說話鏗鏘有力，每說到重點，一定拿起筆在紙上用力書寫；如果是演講，他一定會在家中完整操演一次，才出發演講，他認為腦子要控制，腦力也要訓練。

有著非常豐富的爬山經驗與常識，林淵霖的背包裡，都是學問。尤其在爬山上面的準備，他背包裡的指南針、地圖、綁腿、手套、隨身藥包可無一缺少。他是全國登山協會的會員，以前，還曾擔任過臨時嚮導。他說：長距離登山，要雙手叉緊腰，慢慢踏實腳步，一步步向上爬，不可以躡等。下山時，則要側著身，一步步橫行，這樣才不致滑跤。

對台灣山岳如數家珍，尤其當年交通不便，橫貫公路未開，而林淵霖早已登過不少中部大山。更將爬山經驗與爬山時所見所聞，寫成「五嶽三尖一奇」一書。

林淵霖記憶當年走古道，有時獨行，有時和泰雅朋友一塊，無形中學習了山地朋友在野外自然且合理的生活方式。那些橫貫東西的古道，格外靜寂，霧社至合歡啞口公路尚未開通，經常一路上難得見到人影。合歡山



一帶的圓狀稜線，各種天然植生，冬季的雪景，都是風景，尤其是從合歡東峰附近見到的奇萊山容，群山沈默，帶有威嚴的表情，給人的印象極為深刻。

早年他曾經陪伴畫家楊三郎到梨山寫生，為國際友人去大甲溪調查鱒魚，而他自己，早在年輕的

1937年與同學參加畢業旅行，在牡丹社事件的「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前的合影，現在應該已經沒有這個紀念碑了。

歲月裡就買了相機，協助他利用影像、記錄著山區植生及環境變化種種。他談森林、談水資源，也談讀書、加強記憶、蒐集資料、作卡片打孔等，更多的是談讀書心得。

向來劍及履及的林淵霖，作任何事情只要談起下次見面，他已經拿出實績或記錄。實事求是，以事論事的個性，看在晚輩如我，更是欽佩。

除有作家、原住民為友，他的朋友更是國際化，無分國籍、男女，只因為語言無礙的林淵霖，永遠以最誠懇的心，最赤誠的工作態度與人交往，即便參觀訪問時路上遇見的小朋友，或連看五次「亂世佳人」電影，只為仔細聆聽屬於真正的美國式英語時所遇見的異國友人，林淵霖做過的國民外交，何止於他在專業上的表現。

霧社電源保護站工作點滴

厭惡浮誇行動，奢靡作風。林淵霖常說：我們有閒或寂寞時，應該作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夏菁這樣說林淵霖：一個人的努力上進就像登山，要有耐心，一步步走，豈可一步登天？他在收入微薄，出入莽林，恪力奉公，從無怨言。總是興趣盎然、幹進十足。他是一個平凡的凡人，一個困境中的登山者。假如國家是一座大廈，他一定是一塊礎石；如果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他則是一個永遠的活細胞。

民國44年8月，台電因霧社大壩工程，在霧社設立電源保護站，展開集水區經營工作，計畫中包括集水區保護、水土保持推廣、坡地農業改良、造林及苗圃、崩塌地及沖蝕溝處理，另外還有山地道路護坡、集水區試驗研究工作。

由於山地生活，原住民需要主食甘薯時，才去墾植地挖掘，這和現在山地的民宿或高山作物的耕作與運用不同，再加上原住民傳統習慣中有著非常好的生態工法，如：放棄舊墾地時，一定會種植台灣赤楊，等多年後，赤楊的根瘤重新使土地肥沃後，再重新回來開墾。當年集水區可耕地不多，為解決人口壓力及集水區保護，台電訓練山胞造林，於民國45年2月及46年2月，種樹苗十四萬又六百株，總成活率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現在由廬山到靜觀，處處可以看到當年原住民造林的良好成果，對水土保持



1935年5月27日，參加童軍假日野外訓練的林淵霖，已經開始拿相機拍照，而童軍活動也為他日後的山林工作作了最紮實的啓蒙。



1940年春天，唯一一次由日本回來，在屏東與小學同學合照，當年有一間原住民旅館，並且還設有原住民服飾出租供人拍照。

工作貢獻猶大。

林淵霖請原住民幫忙，在下雨天時種植，種在河旁邊土壤比較潮濕的地方，並且是北面的地方，也就是陽光不夠充足，一般而言是比較陰暗的面向，但是種植在這裡的台灣赤楊，卻有著相當大的力量，為我們保護了河川，抓住了土地。

尤其在以前，東南面是松樹的天下，但在河床邊則是台灣赤楊的天下。那時候的觀念：林木一定要有價值。日治時代，不種台灣赤楊，基本上台灣赤楊的利用，大概只有作木屐。

另外針對人口問題，在民國44、45兩年，台電徵選住在集水區年齡滿二十至三十五歲的家庭移居平地，教導原住民配電技術訓練，在霧社苗圃畜養改良種豬隻，分發蠶種，建造乾繭灶，種種措施都為推行原住民能夠由原始農業轉入近代農業，使收入增加生活水準提高，以教育下一代。也設立獎學金制度，送原住民國小畢業學生修習手工藝，如織布、木工等。

開發集水區要懂水文，一年有多少流量，要種什麼樹。樹是活的。林淵霖說。即便樹木死亡，埋在地底下，經過年代的更迭，出土的時候可以是煤，是石油，是琥珀，只因年代不同，地底的樹木產生出不同的變化，證明森林所代表的永遠是生生不息。

山重篤Hatakeyama說：「森林是海的愛人」。關心山林的林淵霖自始至終，認為限制山林的使用與人員的出入，是保護山林最重要的不二法門。又因為林木的抓土能夠那麼緊，是我們的根我們的神，人類豈可因為「開發」而完全砍除、挖掘！

民國62年8月底，林淵霖直接由梨山來到林業試驗所報到，正式開始他以山林為伍的日子。

天有武器森林為禦

雖然在日本學電機，但後來曾經在美國、日本、波多黎哥等國家考察並研究林業及集水區的治理，其中還有崩塌地的研討與觀察紀錄，代表我國參加相關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對國內此方面的試驗成就，作了最佳推廣。也在琉球觀察訪問用海水發電的技術。林淵霖以他流利的英文及日文，在國際業界介紹闡揚，成為各國矚目一致認同的台灣專家。

至於現在流行的生態工法，林淵霖說：工法是技術面，如土木工程，有一套土木的計算方法。森林就是植生，如集水區的生態工法，沒有植生，鳥怎會來？蟲怎會來？動物怎會來？如路被颱風或大雨沖斷時，裡面沒有生態的想法，簡單的說只是綠化工程，是關於這個地區適合種什麼植物，才能「根」留台灣的問題。

地球最好的防禦武器是森林，當天在攻擊地球時，會不斷不斷下雨，我們必須好好保護地球，因為天還要收回「水」武器，也會不斷攻擊，而真正能夠保護地球的唯有森林。

當雨量流到海，當雨水落到地球，經由各個道路一直走到海的過程叫「水文」，如果雨水流經森林地，則叫「森林水文」，經過農地叫「農地水文」，經過河川，且經由水文工程而開成的水圳即成為「水利」。人類要如何利用各種方法回復大自然原貌，就是生態工法。再如土石流發生的時候說「水土保持不好」，林淵霖以為，「水土保持很好，不好的是水土保持的條件。」因為水土保持條件不夠，所以水流過又渺無痕跡的走了。

林淵霖談及日本林學博士金平亮三先生曾經專程來到台灣作森林植物的調查，克服萬難不顧生命危險，走訪台灣森林，完成「台灣樹木誌」巨書。

歐美國家學者說台灣是「福爾摩沙」，說台灣是「暗黑的地域」，覺得很漂亮，是因為森林多才漂亮。金平亮三清楚知道，在嘉義有一個北回歸線通過，所以台灣被一分為二，北部為亞熱帶，南部為熱帶，在這兩種不同的氣候、溫度的影響下，台灣森林及植物的種類也就有了很大的差異。更何況由平地到海拔四千公尺的變化，我們生活的台灣島真的很不一樣。

東京帝國大學的博士來到台灣山裡作森林調查，很多當年參與調查的人都已經走了，林淵霖語重心長的說：這是看不到的建設，但有益人生。

經這些專家學者調查，並且將各種不同的樹種採集做成標本，繪製成植物誌，但是到現在為止，因為有了這本植物誌的出版，我們才看到並且知道，原來台灣森林曾經這麼豐富。

台灣有三千七百多種樹種，這是日治

1946.3.3極冷的早上，降雪30公分，要離開日本回家，在東京車站第九號月台往九州鹿兒島等船，接受日本同學送行。



時期台灣的森林樹種統計，全是日本人在台灣確定且訂定下來，「台灣樹木誌」至今仍為森林學者沿用參考。在台北南海路上的植物園裡，有一個「名人園」，記錄紀念的正是當年在台灣付出心力的植物及森林學家。

北坡面的植生

關於「北坡面的植生」，是個一語雙關的名詞句子，像是充滿陽光的南邊，許多事好像很風光；相對的位在北面比較陰暗面的人也做了很多事，甚至是勞苦功高具有相當價值的事，而且經過時間淬練，但居於北面陰暗角落，卻是世間不為重視甚至不為人知的一群。森林如此。在森林工作，為森林維護為生態付出一生汗水心力的人的事蹟，一樣不易或鮮少被人知曉。這就是所謂的「北坡面的植生」。

近七十年，林試所公開找這些曾經為台灣森林台灣植物做紀錄的日本森林學者們的子孫，邀請著這些曾經在台灣土地上工作的學者子孫，來到台灣並感謝他們的長輩，曾經在我們土地我們的森林中，為我們土地上的植物匯集看不到的財產！

林淵霖知道山裡很苦，他自己在山裡待了快三十年，他們由山裡調查回來要畫圖要作標本，終於在昭和11年(1936)，「台灣樹木誌」由台灣省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出版。

還記得是林淵霖去美國作研究參訪，正是美國總統艾森豪連任，也是美國最黃金的年代，提及當年艾森豪總統，提起他會利用「專案小組」，舉凡任何重大決議，立刻跟最重要的幕僚討論，並且讓專業負責。因為他相信科學，相信專家。林淵霖說。

早在明治29年，東京帝大派出專業的森林植物學者來到一切尚未開發，來到蠻荒的台灣森林研究，而今成為台灣永續可以用的資料，像聖經一樣，這是用什麼都沒有辦法交換來的。台灣有這麼多了不起的植物樹種，而台灣的了不起卻是經過日本專家學者在七十年前所做的努力！

所謂「北坡面的植生」，代表的意義是作永續的工作，作有益人類的事業，而不是在陽光面前閃爍輝煌成果，或是揮動名利下的利益工程。

森林和鳥和動物的差異，除了森林外其他物種都能移動，但是森林、樹木能夠在一個地方固定站一百年一千年，是多麼不簡單的事，我們應該真正去尊敬去愛護樹木。如果說要愛護台灣，就從愛護森林開始。

至於「生態營林」，是依據植物社會次生演替的模式，以先鋒樹種及其時期的喬木種苗所造的林，和現在所謂單種造林，非適地造林是不同。

哥倫布第一次見到熱帶雨林在1943年，他留下對熱帶雨林的詠歎，也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記載：

巍然高聳，脈脈相連的山巒，多采多姿、氣象萬千的土地上，覆蓋著成千上萬的各種高大林木，彷彿上觸藍天。人家告訴我，這些樹林恆不落葉。據我所知，我所觸及的翠綠，就像西班牙五月的蒼鬱一樣可愛，有喬木正在盛花，有些懸垂著成熟的果實，但依它們各自的天性，展現著生命的各個階段。

相對台灣被稱「福爾摩沙」，應該是台灣原始林散發出的美麗與誘惑。

當美國人湯甫生在1875年來到了日月潭，看到集集附近的處女林無限壯美的迤邐攤展，他說：千萬種不同的樹木彼此並肩，無所差別的生長於此，把它們高大的樹枝混合起來，或是以葛藤和木質藤木，互相糾結起、種種顏色的美麗樹木，蔥籠疊嶂、也猶如日本人中西伊之助讚嘆台灣山水甲東洋的「自然美」，「十足的自然美，沒有任何粉飾，那美就是樹木的綠，出奇鮮麗的綠，台灣有這份綠已然足夠，何需勝景！繁茂綠意的山，彷彿開了綠色的花，那雨中濛濛的綠，格外美不勝收。」

台灣的森林資源是世界生態界重要自然遺產之一，其特徵包括保有六~七千萬年活化石物種的比例甚高，自高山植物、溫帶針葉林、暖溫帶闊葉混合林、樟科殼斗科的山地闊葉林，亞熱帶桑科、樟科雨林及熱帶海岸林複雜並存於完整的植被帶，許多南北生物，在地球演化史上皆以台灣為南移或北進的津樑，甚或以台灣為分佈的南界或北限，加上島嶼演化速率快，台灣的生物基因為地球重要基因庫的重要據點之一。而台灣植物如台灣杉、擦樹、檜木類等，都會在日本時代在世界植物研究史上大放異彩。

森林再生 植伐平衡

當雨水落下，由於有各層茂密的樹冠重重承擋與把關，雨滴幾乎無法



民國37前6月10日
在屏東市老家的
鐘鐵舖前拍的結
婚照。

直接敲打到地面，再加上地面上盤根錯節的根系固持，土壤流失的機率也就沒有，因此，造就下游河川或水庫免於淤積的困擾。

有人說，原始闊葉林是精密的自動調節水庫，是大地的守護者。林淵霖謙虛的說，只有森林、樹木，才有水源的涵養。

「森林再生，植伐平衡」是林業經營的最高指導原則。根據這個原則，乃有如下的禁伐規定：凡海拔高度在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區水資源保護、地形險峻不易復舊造林地區等之原木，一律禁止砍伐。但是，台灣森林的砍伐，大都逾越了海拔高度與坡度的限制，更深入森林山脈的心臟地帶。有的甚至侵犯到集水區域。

林務所金恆鏞所長在他所寫的「救救雨林」書中說：熱帶雨林是一個原始的音樂大廳，廳內好像由一群異形組成的樂隊，忽而鳥鳴、忽而猿嘯，夾雜著風聲、樹枝摩擦聲、溪水淙淙聲和其他野生動物的潛行聲，構成了一首天然的奏鳴曲。

雨林內所有植物群組成的空間，向蜂窩狀的綠色發糕，實際上，卻被各種生物瓜分著，各種生物也各自有著生存的空間，它們互不侵犯，嚴守著雨林的生態律。

而婆羅洲加拉必高地上的平南族，他們不會隨便砍伐與焚燒新的林地，只在已經墾燒在的舊林地上輪作。他們在過去十二年到十五年曾經焚過、種過的林地上再重複利用。當一種野櫻桃樹開始在廢耕地上生長時，代表這塊舊農地大約已荒棄四年；當野櫻桃長成綠葉並且成蔭時，這棵樹大約十五歲了，也代表著這塊舊農地可以再度耕種了。

原住民的焚墾農地與遊獵生活其來有自，世界各雨林中的原住民亦然，他們不用機械犁耕，土地不會變得堅實如水泥，所以，原住民在乾季快要結前，選擇林地，砍掉一些樹木，放火燒林，在餘燼地上種玉米等作物，等待雨季雨水澆灌。所以他們在播種後等待收成，每年這樣重複在地上焚燒、播種與收成，幾年後，地力耗盡，便離開這塊土地，任其自然的又恢復為森林。

貝茲的「森林和海洋」一書中說：自然界最複雜、最進化的地區，是熱帶森林和熱帶海洋。因為熱帶森林和熱帶海洋，有許多種類不同的有機體生存其間，也就有著許多不同形式的生物關係。又說：我以為，我們是生活在自然界的，要是我們能瞭解自然，我們就可以生活的更充實，更愉

快，也更豐富。同時，在瞭解自然的過程中我們對於自己，也一定有新的認識。

有人說，森林「好像教堂」，這或許是一個比較具體而微的譬喻，因為森林裡涼快，因為森林裡光線不夠，也因為森林裡非常謐靜。森林裡有高大的樹木，它們宏偉挺拔，伸出巨大枝椏，另外還有矮小的樹木，有著筆直樹幹的棕樹，也點綴其間。森林裡，有著千奇百怪狀似突兀的木質藤，給人一種奇妙的感覺。也有時，還使人有著異常的興奮；但也有時，獨自一人在森林裡，又覺得恐懼萬般。因為人在林子裡真的很渺小，所以，人在森林裡，往往需要有人作伴，才能真確的肯定自己的存在，因為單獨一個人，實在太微不足道了。



2003年9月27日林試所邀請日治時代為台灣森林立名著書做紀錄的日本學者家屬，參加紀念會。前排左一為早田文藏先生孫女，中間為金平亮三先生的女兒，右一是田代安定的孫子。

念茲在茲泰雅霧社

神秘的森林卻是我們的根源，是所有生態的基礎。

如果時間許可，如果有足夠可以運用的金錢，林淵霖最想作的事有兩項：

一、當年五十戶原住民移居到平地，想去瞭解他們現在生活？像一本書的完成，想要找找他們，找找六十年前，在台電大力輔導下泰雅族的移居。

二、想要回到曾經花了不少錢，使上年輕歲月與汗水的霧社的植生及集水區，看看當年種種工程的現況。

笑說：人的一生，只要作一件有意義的事就夠了。林淵霖的研究室裡有著夏日陽光的明亮，像他每次沖泡的黑糖紅茶，有著互底的黑色，含在嘴裡卻是溫潤。

他說金平亮三在台灣的工作是「北坡面的植生」，我卻更深刻覺得，在北坡面植生的還有林淵霖，這位用盡心力，在台灣為山林、集水區、原住民；在國外異地，執意將台灣經驗推展向國際舞台，戮力不息的推手。

